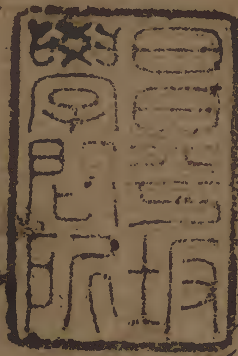


左傳注疏 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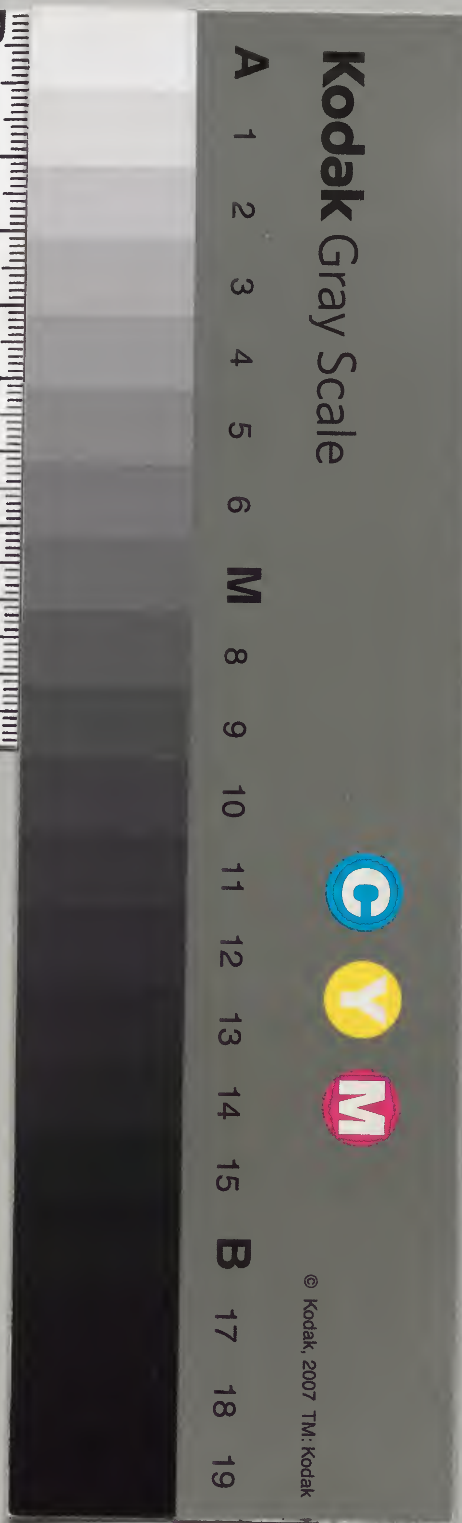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五六	一〇	二九	三二	號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七六	四九	漢
一五六	三二	書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2
冊數	156	(115)
函號	276	24

十九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七

襄二十六年

盡二十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背國猶為叛也

音佩

者背君之名嫌無若不得為

甲午衛

侯衛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

例八年傳例也

春秋左傳

卷第二十七

甲午衛

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衍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

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

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

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澶市延反

駁邦角反

傳二十九年傳白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行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足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與明向戌有

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

才何反惡

烏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而赴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春秋疏

卷三十七二

及古月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音云員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音云御進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對之應何以

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

蕭卜反徐扶沃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

起虔反木或作騫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衣振迅之義以其將鬪

以褰裳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直吏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

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爭爭不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正義曰平公見

其臣鬪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為國國事必興故

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關雎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關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縱子員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為善惟言子朱之心也○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國使為已求反國子鮮音仙為辭辭不能敬奴強命之國敬奴獻公及子鮮之母奴音似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

曰苟反攻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遵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遵其居反瑗于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穀剽志反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國觀知可還否○使所更反還音環遂見公於莒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遍反一音如子淹於廉反徐於毀反

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音扶夫人若不巳死無日矣

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

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

手又反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

郊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子叔剽無諡故

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

孔父皆息之徒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

經則弑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

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

鄭是黑背子子叔即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

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為剽無諡故稱族也

甯喜欲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義可以退徒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山地以生名也叛者叛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已有也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常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

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卿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以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己有東西隨已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慙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甲午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

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衍驕
心易生○竟音境領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大音泰
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公聞至
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
非面答甯喜之言而云答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
論不許於甯子與對而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縲以從扞牧國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衍居謂剽也
○羈居宜反縲息列反扞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
死乃行從近闢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
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
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
○愬悉路殖綽伐茅氏殺
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
擊文子曰屬之不如○屬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
蒯○蒯感父言更還遂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
秦欒○秦欒

鉅孫氏臣也復愬于晉田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

賞入陳之功田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田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

蓋請之於王田○路本亦田先路至於王○正義曰

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

乘者各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

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也賜

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

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田先

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田先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田○先

字田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以輕

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

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

語有十室之邑又杜註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

之問六邑謂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

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各大小無定子

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

土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

惟辭備有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

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邑杜以正

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為漸賜土由之義又八

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以為大邑而規杜氏非也賜

子產大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田上卿子展次卿子西

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殺所界反田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

見賢徧反田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

水火田八

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為上卿是子西次
子展故此註以子西為二良霄為三二十七年鄭伯
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
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謚論子
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
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
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
傳上文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
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
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
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
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

為瀘淵會○為于○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

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

反如字徐力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成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出與楚師

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

王子靈王也○成立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

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易

以政反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介大也註○上時掌反下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

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

音囚曰韻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成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

頡成城印董父鄭大夫抽敕留反印楚人囚

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

正主作辭令之止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

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爲手僞受楚之功而取貨

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

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秦其不然○正義曰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

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

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義曰正戚之封

疆○疆居良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

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

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總屬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

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
也
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
如期至
趙武至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為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總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為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

既為會公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而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班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向戌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成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以是仕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為責故今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註云魯侯諱盟天子

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於是衛侯會之晉

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與會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為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

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

侯故經書在秋○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

故如晉欲共請之註為林父為臣皆同晉侯兼享

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

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

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已嘉樂

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嘉樂言澤及於

已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答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之甚也

國景子相齊侯○相息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

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

秦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邶風義取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遠達於晉○緇側其

反遠于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

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祧也○叔向至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

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註合緇衣首章云緇衣

之衣今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當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

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國子使晏

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

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

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

故國之賦繼之采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

諸侯若采繹之御剛馬○見賢○逸詩至剛馬○

正義曰漢書藝文

志云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

集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繼之采矣

不疑此詩除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子展賦將仲子

分○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象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

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反註

同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

子展賦而重○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

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

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

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

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騫也子國公子發

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

羽也子然也子孔也子然也子然也子然也子然也

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正義曰居身

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

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

不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嘗求入于大宮

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註彼

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

氏即羽師頤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

譜以公孫揮為穆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初宋

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族也

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銳反○芮如赤而毛棄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作隄徐

丁兮反沈而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

姬子也○長丁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妬佐貌

惡而心順○婉於太子癰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

○狠胡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反下皆同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

名○椅或作牆音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

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為氏伊房

為名也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太子內

名○椅或作牆音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

事為在內人之長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

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又反復扶大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太子也同女音汝太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

楚客舊相知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

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萬反好

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

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也欲古慮

反而騁告公騁馳也景反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明徵焉問諸夫人

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

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

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謹呼端反聒謹也正義曰

言語人譁亂其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

馬○慈一賜反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

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

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冷力呈反使所吏反

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

馬也瘞死佐為太子棄即正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

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

令夫人重已故伴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

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

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便棄成為夫人傳言

左師之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

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

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

安○下遐○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

舉也○初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傳

足明舉為參之子聲子文不繫伍舉娶於王子牟王

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

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

歲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

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

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

將平晉楚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傳於此

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

平事爲子焉反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昔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

木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

多在晉子木曰夫猶無族如乎夫謂晉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

實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入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皆僭子念反下僭賞不僭

蓋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失賞不僭所賞必詩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失也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盡也瘁病也。○殄徒典反。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仰之篇也。言

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故夏至善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臯

與其殺不辜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則

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解佳。正義曰。此商頌殷

武之篇。詩註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為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於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後來其蘇是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飫。饑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為之。于偽反。下為之不舉。同飫。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饌。反。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

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眾云。大故

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是禮
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
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國之大憂令弛
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卽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
之內不言刑殺此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
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
用其材也朝如字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
四年析星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
軍賓之鼓反殿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多練反註同

輕而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

○通徒困反寘敕荒反又通弔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有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

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

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

申麇○潰戶內反隧音遂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憂戶雍子與夫人不

善是也○憂戶不是其曲直雅反雍子并晉晉人與之

郕○郕許六反以爲謀主以城之役晉遇

楚於麇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蒐所謂反乘蒐馬○蒐證反閱音悅蓐食師陳焚次

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末蓐音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

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子靈奔晉晉人與之

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

國譙縣東北有棘亭反譙在遙反鄆才多射御驅

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

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賁音

反下同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壓本又作

於輒反而陳直觀反下成陳并註同卒子忽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以爲陳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句趨進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句所爲今以爲苗賁

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

子引以爲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

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易以鼓反計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計及

下司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註同

樂范易行以誘之○正義曰賈達鄭衆皆讀易爲

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

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

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

誘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

附樂屬久矣無容隔驛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非

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

爲言誘之則謂虛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

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

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

下楚心欲之云云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欲猶貪也

簡易與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草昭已讀爲簡

易之易故杜預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

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穆○錡魚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

而集攻之○萃在四萃至攻之○正義曰楚語

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

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

通耳蓋二文不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夷

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夷傷至為

月令云贍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

足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相傳有此語也言

軍師之敗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

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

舉娶於申公子辛子辛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

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

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子木至逆之○正義曰

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

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

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

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

復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

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曰師不與

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為許下為國同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報反又北反不如使逞而

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費於勇嗇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費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費勇貪名之

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樂許觀反足

大小至從之○正義曰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

敢建以成己名故子產為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

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黃得戰則以

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

為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司不

可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

費為動也王肅云費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

光燬賦云乞奮靈以軒轅是為奮動之意也嗇是

吝惜之名故為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

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

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

非子產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門墮其城南

里鄭邑○說音院下註同禦涉於樂氏樂氏津名

尸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

歸○縣音玄汜音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北徐扶嚴反

南歸○正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

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帥于汜襄

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縣東南而後葬許

經襄成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

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

相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職貢於

宰旅不欺斥尊○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

禮云甸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其士是諸侯大夫

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官故下士獨

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

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云云貢謂

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

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韓起不失舊阜大

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

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

齊地案康丘地在東都則是衛之邦城齊竟不臣
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
有之得衛邑以賜大夫得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
夫得以衛地為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
為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反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
歸齊也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治
又直史
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
自其寶入
雨故水寶開
介于其庫
入高魚
庫而介其甲
介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
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取魯至未聞
正義

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
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
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為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
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候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
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
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
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
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服滿耳
又取邑于
宋於是范宣子卒
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
也
言於此類宜見討
此必
於是至治之
正義曰烏餘以二十
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為政至
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
春秋疏
卷之三十七
汲古閣

其治之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
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八

襄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卽位通嗣

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宋會者十四國齊秦

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
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

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與非上卿故在石

惡下○與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案傳至惡下**

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

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為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魯衛陳

相見邾滕為私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為盟而為此會故

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為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

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軟則當先書楚傳言

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

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

在衛上也今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與

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傳稱

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

子木等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

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柵而經

書在春註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

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弒剽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

在宋會下從赴

○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

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衛未為罪當死也故杜

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衍雖不以弒剽致

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

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

追也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國衛侯至罪兄○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兄以首惡倭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皆是其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是兄曲也是杜以鱣之出奔非鱣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鱣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國夏會之大夫

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

還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倚於夏會至備矣

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此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比故此不復序而總云諸侯之大夫還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體大不視邾滕為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還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已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已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為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

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
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為
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
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
未為大夫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違君之命故貶
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
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
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已意假公命以敦叔孫也邾滕
之班不列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
事非機危禮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
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
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
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
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
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

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

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

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

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

地為名○喪息浪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

地來故詐許封之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

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

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眾懼也慮其迸散欲舉以執

之下云盡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

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

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

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

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睦謂齊魯宋

三國睦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

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邶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

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

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人證反爲賦于陽反註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悉伐之未必勝祗惡

名止也祗適也○祗音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二公孫衛大夫○勿與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獻公至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

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

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

書非卿也○復扶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

子鮮曰逐我者出謂係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

○納本又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

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

有罪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

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

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為國不亦

難乎言治且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於河誓不還○使者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生怨之深也○鄉許亮反

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辜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怨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

自誓不仕終身○自誓不仕終身○正義曰終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

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

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縗細而希非五服之常

本無月數痛慙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鄭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

作哀音○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

七雷反○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

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

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

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

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言義

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

有德衰裳壯麻經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為

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之

總也鄭玄云治縗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縗者

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

是總者縗細而希疎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

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

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痛

慙子鮮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

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

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乘

反通稱○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

尺證反○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

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

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臣弗敢

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少詩○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太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弭徐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虫○蠹本又作○蠹害

○正義曰釋云蠹桑蠹李巡云蠹木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縣去書內簡中之虫是虫在

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

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虫也害物之虫既名為蠹

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小國之大

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為財用之蠹也

舊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

得久弭今不可不許○音災○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

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

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
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國折俎體解節折升
之於組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
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
焉能皆同介音界後註同折之設反註同徐又
音制俎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
莊呂反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
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
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
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

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
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
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仲尼使與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享令司馬置折俎也仲尼使與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使與是
舉謂記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
錄之也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
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
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
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
之○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
足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
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
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
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曰曰孔氏事

亦不必然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

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趙武命盈追已

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丙

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

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

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弘反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

至 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齊使朝

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更音庚 庚午

向戌復於趙武趙武曰晉楚之君也吾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晉也 不能服而使之楚若若能

使秦君辱於晉臣寡者敢不固請於不寧 請齊使朝

楚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左師請王 釋傳

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楚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以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復扶又反 庚辰子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復扶又反 庚辰子

水至自陳陳孔渙蔡公孫歸生至

木俱至曾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

方元

以藩為軍。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

反。壘以備不虞此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

不相。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風謂趙孟

伯風荀盈。伯風荀盈。正義曰伯風即荀

為別有伯風非荀盈也。曰楚氛甚惡。氣

也言楚有襲晉之氣。徐扶云反。趙孟曰吾主入

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哀甲子中在宋中欲因會擊晉。○哀音中。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楚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水曰晉死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及三年求志而葬信志將遲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信。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

存。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志將至

正義曰志將遲乎言其不得遲也。在心爲志出口爲

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

及三。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及三。志將至

言以告之故信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
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
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
則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
以得及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
音丹訛同斃婢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
世反踣蒲井反
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
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言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
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
也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
反不信也
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

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

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或音扶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

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

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

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

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

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義兩事至敦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

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
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
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
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為人
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
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曆丁卯是六月二
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
乃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且猶遠反魯復
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
已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
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
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定得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滕皆不與盟

音私屬二國故

○與叔孫曰邾滕人之

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

其小是故貶之

義季孫至貶之○正義曰季孫專

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
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
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
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
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
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較計公言是非不肯
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
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

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遠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

晉楚爭先國爭先軟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先晉悉薦反或如且晉至久矣○許作南作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豈

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豈

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國只辭只

之氏非歸其尸盟也國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

小國主辨具○辨皮

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

之國伯問於高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義

也所言小國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

主言小國主辨具耳部衍吳公子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

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則因盟時楚謂

晉細不亦可乎國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言先晉

晉有信也國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棄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國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

乾為客 ○坐才臥反 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
 為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
 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
 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
 酒路堵父為客蓋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
 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
 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
 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為賓
 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為
 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為賓者燕禮謂與已之臣
 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持來聘者故
 其使人故使介為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燕禮
 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客服虔云楚君恒以
 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歆為盟
 主故尊趙孟為客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虔之妄

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
 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

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

書蒙門宋城門 ○重直用反 子木至對也○正義

其大夫則 賢是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趙孟

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聞音問 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國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治直吏反 子木歸以

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

○語魚據反下同

能歆神人

○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歆所金反

宜其光輔五

○

君以為盟主也

○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

文襄靈成

景○正義曰晉語皆祔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太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泣盟

○重結晉楚

之好

○好呼報反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

子石印穀公孫段

○從才用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禮武

也詩皆賦以卒君貜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

志子展

○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敷應反觀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註同

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

當之

○

辭君子伯有賦鵲之賁賁

鵲之賁賁詩鄘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鵲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

○鵲順倫

○

以為我以為君也

○賁音奔

○正義曰伯有賦此

反賁音奔

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趙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

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閭音城徐況通第簣○正

義曰釋器云簣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簣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簣與簣石

亦得統牀故孫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

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

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

君子產賦○關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

民並○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通我願兮○蔓音萬邂逅反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段賦蟋蟀○蟋

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言瞿瞿然顧禮儀○印一忍反蟀所律反大康音

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瞿

卷之三 十七

及古閣

國語

國語

反居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國**能戒懼

不荒所以保家**國**言是守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

世之主公孫段賦桑扈**國**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

禮文故能受天之祐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國**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

同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為賓榮**國**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

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倡昌亮反**國**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

罪伯有和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

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

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國**言必先亡叔

向曰然已修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國**稔年

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

為一年穀一熟故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國**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國**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國**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

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徵宋至邑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

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去起呂亂人以廢

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証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言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必世反世反服虔王肅董道並作

勞婢世反云路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

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

淫殘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

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

之由也言不亦証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

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

作弊王肅董過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于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于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于罕不知左師辭邑向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主也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

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

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

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強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娶

七佳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有惡疾也

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

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疆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成欲居崔邑以終老音直遙反崔子許之疆與无

咎崔子曰崔子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

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國夫子謂崔杼國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

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慶封

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葵國葵慶封屬大夫封以

成圖之言告葵○葵音結反盧蒲葵曰彼君之讎也

天武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國君謂齊莊

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國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國成彊復告○復扶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

得使國人禦寺人御而出國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奄乃且反女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國恐滅家

音汝則魚呂反初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國言如一

家是也國請為子討之使慶封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壞其宮而守之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

守○請為于偽反下註葵為為崔氏堞其宮○正

齊莊同堞音滕徐養涉反義曰謂新築女牆

而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國妻東郭姜葵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國娶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國終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國開先人之冢以藏

之○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國當國秉

政○徐甫亦反楚遠罷如晉泣盟國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

皮音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國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

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以能若民政其

焉往國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國在二十五年申

鮮虞國齊莊公服喪國為齊莊公服喪國賈

女煬反以喪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國傳言

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國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

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

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

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國謂斗至詳

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

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

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

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

年○卷之三○二十二○汲古閣

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俱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太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

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九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應

應對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鳥路反

邾子來朝

春秋左

卷三十八二十三

及古制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謁居告將朝楚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

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耆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楚偽反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

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

詳其事○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

不而足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飢國人粟於是宋亦饑于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

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楊許

謂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

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為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往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利得行

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一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始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為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季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可知也此年歲星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速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以有萬陰不堪陽也時萬無水也此不可詳也

盛陰用事而無水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註同洩息則菑時菑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水而發洩反下同○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水而發洩

時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節者以此歲星淫行之
年而有天時溫煖之節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
為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
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
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
時自溫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總
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乘陰進至玄
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
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
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
六年雨木冰者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
是玄枵乘歲星也

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

乘○宿音蛇玄武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

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
南首北尾也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

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為玄

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

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

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

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

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

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

本國之象故龍乘鄭之星之義歲星本位在東方東

知宋鄭饑也龍乘鄭之星之義歲星本位在東方東

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

浪方歲星至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

反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

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故龍為

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

水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耗呼報反何枵耗至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危

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為也地氣發洩

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

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

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夏齊侯陳侯蔡侯北

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燕烏賢陳侯至薊縣

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

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

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陳侯至薊縣

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

蔡胡沈為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

為宋之盟也諸云杜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

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

至周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

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

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齊侯將行慶封曰

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與音陳文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陳文

子曰先事後賄禮也○與音事大國言先從其政事而後

為賄以副已心○賄呼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小事至禮也

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重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

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

碯七○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廷干

同勞力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

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報

反下同情徒臥反君小○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

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晉宋古本及王肅註其文

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為十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春秋疏

卷之三

源古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音環今吾子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

鄭君應來朝否驛人音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

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

休休福祿也反註同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

束帛乘繩證反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難乃旦反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今執至敢憚正義

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今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

吉原其意為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

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小國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

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來反之頤三三震下坤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曰迷復凶復

春秋疏

卷三十九

反古

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

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應應對之應

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為純坤又將

從下變之故復為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已極

更無所往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

是為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

也復易註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

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

德更興也頤養也易註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

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爵物以養人故謂頤

為養也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以復

其願

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而棄

其本

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又

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皇帝周楚惡之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

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

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

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

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古惟人所在○帑音奴惡

路反衡尺容○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為客處也

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

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

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為客寄也昭

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往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

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福今失次於北

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

南方為朱鳥之宿帑者和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為帑

於鳥則鳥尾曰帑妻為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

俱以帑為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

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

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所西

衝則鶉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此則所謂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

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

其知之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九月鄭游吉如

晉書游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為壇○至穀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相

亮反下同壇○至穀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

丹反勞力氣反○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

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

祀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為除地曰

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
本壇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
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
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
也下言草舍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
 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萬
 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音
又簡音災曰因循不廢也 欽其小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
解也賣反解佳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從朝會之命音恭 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 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音次流

嬖家數曰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主○數所

賢徧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

反政事耳封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

遷就嬖家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

氏難出奔者○難乃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

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

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

悉反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癸及下註皆同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

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

取七住反本亦作娶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宗不余辟○正義曰

宗癸謂慶舍為宗言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彼宗不於處相辟也

求焉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

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章短惡音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隸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

氏殺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

讎○癸必計反下執鞭夫而先後之○鞭戈親近

同欲為于防反兵杖○近附近之近杖直亮反公膳曰雙雞○卿大夫

之膳食○膳車大夫之常膳公膳曰雙雞○正義

曰按禮記玉藻云天

子曰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

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起○驚徐音木鴨也去

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更之以驚○正義曰釋

也字林已荏反饋其位反鳥云舒晃驚舍人曰晃

野名也驚家名也李巡曰野曰晃家曰驚郭璞曰鴨

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

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

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饌

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故其

怨之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正義

深也

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慶封告盧

蒲葵以二子怒告葵盧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音智不敢洩謀○知無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名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

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本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註爾雅者皆以為六軌也
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為六軌也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

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

慶封萊音來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奉

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嗣慶封之族慶嗣繼嗣

慶嗣誤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

越悛改寤也悛七全反寤五故反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其吳

也不欲慶封得救難哉在羊反難乃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

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為祭尸慶美為上獻上獻先獻者
○美戶

為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不可不為上獻。而美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盧蒲葵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
○環

徐音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
○優於求反

俳。俳，皮皆反。俳，優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

之文章，令人笑者，次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題之名曰俳諧集。束絆之也。○束，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

驚為好驚好，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

優在魚里就觀之。魚里至觀之。正義曰：杜以

國人從傍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樂高陳傳文不顯，古事難知，輕以為規，一何煩碎。

鮑之徒介廣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

鮑國。音介。子尾抽柏擊扉三。○擊，棊也。扉，門閭也。以

柏擊扉為期。也。棊，音角。扉，音非。門，戶也。盧蒲葵自後刺

子之王何以去擊之解其左肩。○援廟桷動於薨。

薨屋棟。○刺，七亦反。援，音愛。薨，曰先儒相傳為然

也。張衡西京賦曰：薨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薨，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林椽

所以為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慶繩慶其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為亂于偽反

以公歸稅服而知內宮言公懼於外難反稅吐活

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

里名陳直鞠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晉反

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

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禮食至不共正

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賔升席

坐取韭菹以備擣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

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

處論語云汎愛眾汎是寬博之辭故知汎祭為遠散

所祭言其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

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何休予之朱方句

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句餘至

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

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闔閭弑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

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

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邾蒲劉反殿多為反又知字

註及邾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預六十下同此邑者下云與北郭佑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

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

足欲亡邾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過也○惡為路反且外不得宰○夫音扶幅音福正義曰外指

以外宰猶蓋也以邾殿為外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

以為之幅

厚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

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

以為之幅使有度也使無黜嫚

音慢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廬

蒲嬖于北竟

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

○治直

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云

十人鄭玄論語註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
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

十人同心故必得

○令力不十人不足以葬○正

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

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

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崔氏大璧

○拱居勇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

氏大璧拱謂合兩手也此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

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

尸邊以章其罪

○著丁畧反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至知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真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為于偽反過古禾反

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

○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入消

○勞力報反崖木又作涯魚佳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

有大咎

○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

而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

○齊子禮反

行潦之蘋

藻

○言賤菜

○藻音老蘋音頻藻音早

寘諸宗室

○薦宗廟

○寘之鼓

反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濟澤至尸之敬

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

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

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

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

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

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

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

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敬可棄乎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為于偽反下徐而為之備一字並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適通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向成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成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為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

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成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與耳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徵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本或作懲誤

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微之訓亦為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為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

